

桃花水母

陈玮君



桃花水母

陈玮君

封面、插图：刘绍荟

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桃花水母

陈玮君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7印张 110千字

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4,000册 定价0.44元

目 次

鵝 鵝	1
小 黃 鶯	7
水 紅 菱	13
霞 頭 潭	19
木 魚	26
金 魚 郎	33
王大哥和王二哥	43
双 蓮 橋	51
流 米 岩	56
朱家牆和白馬礁	61
老 鴉 與 泥 漿	64
蛇 郎	68
海 郎 郎	79
烏 金	89
田 螺 姑 娘	95

银燕·····	100
嫦娥奔月·····	105
三阿姑·····	115
应山佛·····	121
快嘴阿杨·····	135
五马街·····	140
龙王公主·····	143
抹布和凑火叉·····	158
长寿草·····	169
杜鹃花·····	180
一块银洋·····	190
鸡娘·····	194
桃花水母·····	200
后记·····	217



鵲 鵲

飞来飞去南山坞，鵲鵲鵲鵲叫咕咕：

“苦苦苦，苦苦苦，
不怕车水种稻谷，
不怕担水磨豆腐，

累死累活不怕苦，
但怨姑姑打我苦。
苦苦苦，苦苦苦。”

原来鹁鸪是个俊俏俏的小媳妇变化成的。

从前南山坞有个老太婆，生了三个儿子，儿子大啦，都结了亲。

大媳妇尖头尖脑的象只贱陀螺，可家里陪来一些金子。姑姑见着眉毛就飞起来，心花儿都开放啦，咬不住那两瓣薄嘴唇，到处龇牙咧嘴笑着说：

“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好多光灿灿的金子呀！我大儿媳妇脑瓜子尖尖的，准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姑娘。”

二媳妇阔嘴獠牙的象片破锯子，可家里陪来一些银子。姑姑见着眉毛就飞起来，心花儿都开放啦，咬不住那两瓣薄嘴唇，到处龇牙咧嘴笑着说：

“哎呀呀，哎呀呀。好多亮闪闪的银子呀！我二儿媳妇嘴巴儿阔阔的，准是个能说会道的好姑娘。”

小媳妇是个俊俏俏的庄稼姑娘，象朵碧清碧清水灵灵的芙蓉花。人也是成天手不闲来脚不停的，是个庄稼地上能手。就是家里穷，陪不上嫁妆。带来根扁担，还是自家在山头打柴时砍的杨木，亲手雕刻好的。扁担扁担滑溜溜，轻重担子上肩头，担得山石跟她走，担得水都不敢流。可是姑姑见了不中意呀，脸一冷，嘴巴气鼓鼓的，肚里骂道：

“看你这个扁担媳妇，眼睛忽闪忽闪地，真是个迷死人的狐狸精啊！”

婚后才三天，姑姑就去催小媳妇下田畈，到房里一看，人没啦。连三儿子也不在。正要骂，忽然一阵山歌一阵风，三儿子跟小媳妇担着山柴回来啦。

姑姑说：“今天变勤快啦？”

三儿子抹着汗乐呵呵说：“‘猪栏’^①担进山田里，担回青饲料喂猪，还担回山柴三担五。是你扁担媳妇教的呀。”

姑姑眼瞪瞪，肚里骂道：“准给狐狸精迷上啦，一张嘴就夸小媳妇，不差死！”

小媳妇人勤手快，粗活重活抢着干。早耘田，晚车水，路边削草，高山砍柴，不怕劳累不怕苦，成天整日都在南山坞。落田回家两头乌^②。大哥乐得点头笑，二哥自叹愧不如，三哥好象饿虎吞落一块油煎熟豆腐，浑身长力气，心呀肺的，没有一处不感到暖呼呼的，日脚都感到美起来啦。

可就是姑姑看不顺眼。

大媳妇说：

“姑姑，姑姑，我吃不上六谷糊，喝口沙糖拌粥嘴也苦，碾不动米来磨不成豆腐。”

姑姑听了喜欢，说：“怕有喜^③了吧？有喜，活计给小媳妇做。”

① 猪栏：即猪粪与垫猪的草，作肥料用。

② 两头乌：是说太阳没出下田，太阳落山回家。

③ 有喜，就是怀孕。

从此，小媳妇回家来还得推碾拉磨。

二媳妇听了，也跑来说：

“姑姑，姑姑，我吃不上六谷糊，喝口沙糖拌粥嘴也苦，烧不动饭来洗不了衣裳。”

姑姑听了喜欢，说：“怕有喜了吧？有喜，活计给小媳妇做。”

小媳妇落田前还得烧饭洗衣裳。

大媳妇没喜，是懒的；二媳妇没喜，是谎的；过了整整九个月，小媳妇可真的怀孕啦。

小媳妇怀孕了，早起懒洋洋，饭不想吃，背起山锄落田畝去啦，走起路来也减精少神慢得多，姑姑唾口唾沫骂她“装妖作怪”。

小媳妇肚皮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姑姑说：“哪是什么喜呵，是小媳妇带来的一肚皮的穷酸气。”

从此活儿不但没少反而增多啦，那根陪嫁扁担也凶恶恶地递给小媳妇了，要她早上担满缸里水，夜间还得磨粉面。小媳妇累得喘不过气，推着筛子打起瞌睡来。三儿子看不过，赶来帮帮，姑姑见着就骂：“狐狸精迷瞎了眼，只认媳妇不认娘！”

事多繁累，胎掉啦，姑姑前前后后直叨咕：“哪是个人呵，前世派来的讨债鬼，想绝我家子孙的。”

三儿子暗暗相帮媳妇，有时躲进房里抱着小媳妇直掉眼泪，没法想呵！这年秋上天闷热，三儿子拉痢，撑着干活，怕娘把自己活儿也加给小媳妇，没想劳累过度，爬不起床，死啦。姑姑于是呼天抢地哭骂：“小媳妇这狐狸精，那是人呵，是扫帚

星，把我好端端的儿子克死啦！”摸过扁担劈头没脸就打。还狠狠叫嚷道：

“你不是靠这扁担生的么，我偏偏叫你在这扁担下面死！”

三天一打，五天一打，小媳妇就活活给她打死啦。

小媳妇的坟就在门口山坡上，埋下不久，坟地上长出一丛竹子，风一吹，“淅淅洒洒”，象在怨恨姑姑。

姑姑听了不好受，把竹子砍了，做成一把椅子，可是一坐上，就听到“吱吱格格”，象在怨恨姑姑。

姑姑听了不好受，把椅子烧了，可是烧时“噼噼啪啪”响，象在怨恨姑姑。

姑姑听了不好受，把烧了的竹灰用只破瓦盆盛起，上面压上一块砖头，从此就再也听不着什么声响啦。

过有三天，姑姑揭开破瓦盆看看，突然从瓦盆里飞出一只鸟儿，灰呢？没啦！

鸟儿飞到屋檐上，冲着姑姑直叫唤：

“苦苦苦，

苦苦苦，

姑姑打我苦！”

姑姑听到又急又怕又气煞，赶忙捡块砖头砸去，那鸟儿一惊飞起，又落在矮墙上，仍旧冲着姑姑直叫唤：

“苦苦苦，

苦苦苦，
姑姑打我苦！”

姑姑气疯啦，拿起小媳妇那根扁担追过去，鸟儿惊得飞起来，又落到院心那棵秃不丫杈的石榴树上，冲着姑姑叫唤。

姑姑疯子一样东追西赶，鸟儿到处飞，拚命啼唤，最后姑姑仰着脸儿撵，没提防到井边，脚“吱溜”一滑，跌进井里，淹煞哉！

那鸟儿见姑姑死啦，翅膀一展，又飞到南山坞去，看看田里小草又都吐芽往上冒啦，可是没人锄呵，已经到种庄稼时辰，还没人播种哩！于是到处不停歇地啼唤：

“布谷布谷，
不要使田荒芜。”

人们都说这是小媳妇怕地荒了，叫人赶快播种呢！因此叫它为“布谷鸟”，也有叫它做“鹁鸪”的。





小黄莺

—

瓠江南，瓠江北，瓠江东头的西庄上住着个勤勤快快的黄老伯。

孩子们总爱攀着黄老伯胡厮缠（sī chán 思蝉），常常

闹道：

“老伯，老伯，你不要下田吧！”

黄老伯摇摇头说：

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我老伯在田里生，田里长，胡子长(zhǎng 掌)长(cháng 常)又发白，要离开田也舍不得。”

孩子们吵道：

“老伯，老伯，你不要上山砍柴吧！”

黄老伯摆摆手说：

“不能呵不能。上山长(zhǎng 掌)力气，下山腰板直。砍柴烧火好煮饭，力壮不嗽也不咳，老伯要砍。”

孩子们还在缠着闹，说道：

“老伯，鸡都长(zhǎng 掌)大啦，杀只吃吧！”

老伯说：

“公鸡清晨好报晓，母鸡生蛋生到老，地里虫豸①(zhī 至)吃吃掉，鸡粪留着当肥料，老伯舍不得吃。”

“老伯老伯，你种甘蔗做啥？”

“甘蔗甜，留吃哩！”

“甘蔗不如糖甜。”

“那我老伯就熬(áo)糖。”

“熬糖把老伯胡子粘住啦！”

“哈！粘落我老伯胡子，就成少年人啦。”

突然树上跌落下一只小黄莺，扑楞(lēng 棱)楞地直打着

① 虫豸，就是各种虫子。

翅膀儿，随便怎么也飞不起来。孩子们要抢，黄老伯不许。连忙上前，用手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。只见小黄莺呵，闪烁①(shuò 朔)铄的羽毛儿，硬尖尖的小嘴，翘起尾巴癩(qué)了腿，准是叫哪家顽皮孩子用小石子儿砸(zá 杂)啦。

黄老伯东摸摸，西揉揉，把小黄莺的腿儿弄得灵活了。

孩子们见了都嚷呼起来：

“老伯，老伯，给我吧！”

“不给。”

“老伯，老伯，给我吧！”

“不给。”

黄老伯摆摆手，谁也不给，却乐呵呵地把手儿一放开，小黄莺就飞啦。小黄莺在天上转了三转，又落在树上跳三跳，唱支美丽的歌儿飞走了。

第二天，小黄莺又飞转来，丢落一粒种子给黄老伯，走啦。

黄老伯把种子种(zhòng 众)了下去，常常浇水，常常唱道：

“种子圆，

种子红，

结个葫芦象灯笼。”

第二年种子发了芽，大起来啦。叶儿既阔又肥，藤条翻过墙，爬上屋，一直缠(chán)到门口七十五年的大榆树顶顶上。

① 闪烁铄：光亮的样子。

在藤叶中间结上一个葫芦，第一天鸽蛋大，第二天碗口大，第三天水缸大，第四天可大得象个老母牛的大肚皮。

葫芦长大了。黄老伯把它搬进屋里剖开来，从里面走出一条大汉子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一把刀，金子银子一大包。

大汉子把东西递给黄老伯，一眨眼，就不见啦。

黄老伯拿锄头锄田，省力得多；拿刀砍柴，省力得多；拿些金银盖间新屋，添些新裤袄，买几件家具，理好家，快快活活地过日子。

二

瓯江北，瓯江南，瓯江西头的东庄上住了个贪嘴懒汉。

孩子们总爱围着懒汉逗趣儿：

“懒汉懒汉你还不下田吗？”

懒汉摇摇头说：

“我年纪四十三，走路咳嗓(sǎng)嗓，老了没用啦，等等再去。”

“懒汉懒汉你还不上山砍柴吗？”

“我一点点力气都没啦，树砍不动，柴挑不起，今天不想去啦。”

这天，他听到黄老伯得了许多金银，一问，知道原来只为了帮助一只小黄莺。

他脱下一件布衫，卖了七分银子，买只小黄莺来。

儿子拿去玩玩，在小黄莺左翅膀上摘落三根细毛毛。

女儿拿去玩玩，在小黄莺右翅膀上摘落三根细毛毛。

懒汉东拉拉、西扭扭，竟把个小黄莺的腿儿捏肿啦。小黄莺躺着，白瞪起眼儿直喘气，好久好久腿儿才灵活。

懒汉拍拍小黄莺说：

“小黄莺，小黄莺，我如今放了你，就放掉一件布衫儿啦！你要记着，给我一粒葫芦种子呵！”

懒汉一松手，小黄莺飞啦。小黄莺在天上转了三转，又落在屋顶上蹲一蹲，唱支悲哀的歌儿飞走了。

第二天小黄莺才飞转来，丢落一粒种子给懒汉，走啦。

懒汉把种籽种(zhòng 众)了下去，三天才浇一吊桶水，却常常唱道：

“种子红，

种子圆，

结个葫芦大如船。”

第二年种子发了芽，大起来啦。叶儿既阔又肥，藤条翻过墙，爬过屋，一直攀上门口三十三年都没清除过的瓦砾(lì 力)堆堆上。

在藤叶中间结上一个葫芦，第一天鸽蛋大，第二天碗口大，第三天水缸大，第四天可大得象个老母牛的大肚皮。

葫芦一长成，懒汉可开心死啦，忙把葫芦搬进屋里，轻轻地剖开来。喝，从里面也走出一条大汉子。他的肩上却扛着一根粗木棍，走过来就把懒汉一下捺倒在地上，骂道：

“懒汉懒汉，

什么都不干。
园不理，
地不上，
光想吃吃白米饭。
今后再不改，
屁股都打烂。”

说完，打了懒汉二十记屁股，就不见啦！

懒汉呢，被打以后，想想自己也确是不好，太不如黄老伯啦。从此便认真改过，辛辛苦勤耕田掘地，打柴拾草过日子了，后来日子过得也不错哩！

